俠義傳

一百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拔悅　神手大聖

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追問說必是送印之人舞弊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問道前次將印好好交代託付於你你送往那裡去了雷英道小臣奉千歲諭將印信小心在意擱在逆水泉內並見此泉水勢洶湧寒氣森冽王爺因何追問奸王道你既將印信擱在泉內為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說罷將回文擲下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果見印信光明毫無錯謬驚的無言可答奸王大怒道如今有人拔你送印作弊快快與我據實說來雷英道小臣實實將印送至逆水泉內如何

擅敢作弊請問千歲是誰說來奸王道方纔鄧車說來爾英聽了暗暗發恨心內一動妙計即生不由的冷笑道小臣只道那個說的原來是鄧車小臣啟上千歲小臣正為此事心中犯疑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智略過人而且他那衙門裡能人不少如何能彀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必是將真印藏過故意的設一方假印被鄧車盜來他為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誰知今日真印現出不但使小臣徒勞無益額外還担個不白之冤冗的不委屈死人了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鄧車羞愧難當真是難堪變成怒一聲怪叫道哎喲好顏查散你竟敢欺侮俺麼俺合你誓不兩立罷英道鄧大哥不要着急小弟是據理

而論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印信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事已如此須要大家一同商議商議方于鄧車道商議甚麼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以洩欺侮之恨別不及言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吓只見沈仲元道小弟情願奉陪奸王聞聽滿心歡喜就在集賢堂擺上酒餚大家暢談到了初皷之後鄧車與沈仲元俱各改扮停當辭了奸王竟往按院衙門而來路途之間計議明白鄧車下手沈仲先觀風及至到了按院衙門鄧車往左右一看不見了沈仲元並不知他何時去的心中暗道他方纔還和我說話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哦是了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瞧不得素常誇口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且看

鄭車的能爲候成功之後再將他極力的剪落一塲想罷縱身越墻進了衙門急轉過二堂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燭明亮躡足潛蹤悄到牕下濕破牕紙覷眼偷看見大人手執案卷細細觀看而且時常掩卷犯想雖然穿着便服却是端然正坐傍邊連筆墨也不伺候鄭車暗道看他這番光景却像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原不應將他殺却奈俺老鄭要急於成功就說不得了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却是四扇槅扇邊槅有鎖鎖着中間兩扇關閉用手輕輕一撼却是堅着立拴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順着門縫將刀伸進右腕一挺勁刀尖就扎在立拴之上然後左手按住刀背右手只用將腕子往上一拱立拴的底下已然出

槽右手又往傍邊一擺左手往下一撥只聽咯噹的一聲
立拴落肖輕輕把刀抽出用口啣住左右手把住了槅扇
一邊往懷裡一帶一邊往外一推微微有些聲息吱溜溜
便開開了一扇鄧車回手攏住刀靶先伸刀後伏身斜膀
而入即奔東間的軟簾用刀將簾一挑呼的一聲腳下邁
步手舉鋼刀只聽咯噹一聲鄧車口說不好磨轉身往外
吔早已聽見嗤唧一聲又聽見有人道三弟放手是我
蹼哧的一聲隨後就追出來了你道鄧車如何剛進來就
跑了呢只因他撬拴之時韓二爺已然留着注視見他將
門推開便持刀下來尚未立穩鄧車就進來了韓二爺知
他必奔東間那搶步先進東間及至鄧車掀簾邁步舉刀

韓二爺的刀已落下鄧車借燈光一照郎用刀架開咯噹
轉身出來追忙中將桌上的燭燈嘩啷碰在地下此時三
爺徐慶赤着雙足仰卧在牀上酣睡不醒覺得脚下後根
上有人咬了一口猛然驚醒跳下地來就把韓二爺抱住
韓二爺說是我一摔身恰好徐三爺脚蹭着落下燭燈的
燭頭兒一滑脚下不穩爬伏噗哧在地誰知君彩卷的不
是大人都是公孫先生韓爺未進東間之先他已溜了出
來都推徐爺又恐徐爺將他抱住見他赤着雙足沒奈何
纔咬了他一口徐爺這纔醒了因韓二爺摔脫追將出去
他跡跌倒的快當爬起來的剪絕隨後也就呱咭呱咭追
了出來且說韓二爺認定鄧車躥房越墻緊緊跟隨追赶

不見了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正然納悶猛聽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榆樹後頭藏不住你藏在松樹後頭罷韓二爺聽了細細往那邊觀瞧果然有一棵榆樹一棵松樹暗暗道這是何人呢明是告訴我這賊在榆樹後面我還發獃麼想罷竟奔榆樹而來真果鄧車離了榆樹又往前跑韓二爺急急趲步緊趕追了個首尾相連差不了兩步再也趕不上又聽見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你跑只管跑小心着暗器呀這句話都是沈仲元告訴韓彰防着鄧車的鐵彈不想提醒了韓彰暗道是呀我已離他不遠何不用暗器打他呢這個朋友真是旁觀者清想罷左手一撐將弩箭上上把頭一低手往前一點這邊嘴那邊拍又聽

噯呀韓二爺已知賊人着傷更不肯捨誰知鄧車肩頭之上中了弩箭覺得背肩發麻忽然心內一陣噁心暗說不好此物必是有毒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遥心內發亂頭暈眼花翻觔斗栽到在地韓二爺已知藥性發作賊人昏暈過去㘄下也就慢慢的走了只聽背後呱咭呱咭的亂響口內叫道二哥二哥你老在前面麼韓二爺聽聲音是徐三爺連忙答道三弟劣兄在此說話間徐慶已到說怪道那人告訴小弟說二哥往東北追下來了果然不差賊人在那裡韓爺道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但不知暗中幫助的却是何人方纔劣兄也虧了此人二人來至鄧車跟前見他四肢扎煞躺在地下徐爺道二哥將他洗起小弟

背着他韓爺依然扶起鄧車徐慶背上轉回衙門而來遠不多幾步見有燈光明亮却是差役人等前來接應大家上前幫同將鄧車抬回衙去此時公孫策同定盧方蔣平俱在大堂之上立等見韓彰同來問明了備細大家歡喜不多時把鄧車抬來韓二爺取出一九解藥一半用水研開灌下一半拔出箭來敷上傷口公孫先生即吩咐差役拿了手鐲脚鐐給鄧車上好容他慢慢甦醒遲了半晌只聽鄧車口內嘟嚷道姓沈的你如何是來幫俺你直是害俺來了好叫氣死俺也哎呀了一聲睁開二目往上一看上面坐着四五個人明燈亮燭照如白晝即要轉動覺着甚不得力低頭看時腕上有鐲脚下有鐐自已又一犯想

還記得中了暗器心中一陣迷亂必是被他們擒獲了想至此不由的腹內往上一翻咽喉內按捺不住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許多絲冰涎痰胸膈雖覺亂跳却是明白清爽他却閉目一語不發忽聽耳畔有人嗔道鄧朋友你這時好些了你我作好漢的決無兒女情態到了那裡說那裡的話你若有膽量將這杯煖酒喝了如若疑忌害怕俺也不強讓你鄧車聽了將眼一睜開看時見一人身形瘦弱蹲在身旁手擎着一杯熱騰騰的黃酒便問道足下何人那人答道俺蔣平特來敬你一杯你敢喝麼鄧車笑道原來是翻江鼠你這話欺俺太甚既被你擒來刀斧尚且不怕何況是酒縱然是砒霜毒藥俺也要喝的何懼之

有將平道好朋友真正爽快說罷將酒盃送至唇邊鄧車張開口一飲而盡又見過來一人道鄧朋友你我雖有嫌隙都是道義相同各爲其主何不請過來大家坐談呢鄧車仰面看時這人不是別人就是在燈下看案卷的假按院心內輾轉道敢則他不是顏按院如此看來竟是遭了他們圈套了便問道尊駕何人那人道在下公孫策回手又指盧方道這是鑽天鼠盧方盧大哥這是徹地鼠韓彰韓二哥那邊是穿山鼠徐慶徐三哥還有御猫展大哥在後面保護大人已命人請去了少刻就到鄧車聽了道這些朋友俺都知道久仰久仰旣承抬愛俺倒要隨喜隨喜了蔣爺在旁伸手將他攙起唧唧噥噥蹭到桌邊也不謙

遜剛要坐下只見展爺從外面進來一執手道鄧朋友久違了鄧車久已知道展昭無可回答止于說道請了展爺與大眾見了彼此就坐伴當添杯換酒鄧車到了此時講不得磁碌只好兩手捧杯縮頭而飲只聽公孫先生問道大人今夜睡得安穩麽展爺道略覺好些只是思念五弟每每從夢中哭醒盧方聽了登時落下淚來忽見徐慶睜起雙睛搽擘兩掌立起身來道姓鄧的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快快說來公孫策連忙說道三弟此事不關鄧朋友相干休要錯怪了人蔣平道三哥那全是奸王設下圈套五弟爭強好勝自投羅網如何抱怨得別人呢韓爺也在旁攔阻展爺知道公孫先生要探問鄧車惟恐徐慶攪亂

丁寨體不得實信只得張䌇換酒用言語岔開徐慶無可如何仍然坐在那裡氣忿忿的一語不發展爺換酒斟畢方慢慢與公孫策你一言我一語細問鄧車打聽襄陽王的事件鄧車原是個卑鄙之人見大家把他朋友相待他便口不應心的說出實話來言襄陽王所信的是飛叉太保鍾雄爲保障若將此人收伏破襄陽王便不難矣公孫策盤問明白天已大亮便派人將鄧車押至班房好好看守大家也就各歸屋內略爲歇息且說盧方回至屋內與三個義弟說道愚兄有一事與三位賢弟商議想五弟不幸遭此茶毒難道他的骨殖就擱在九截松五峯嶺不成劣兄意欲將他骨殖取來送回原籍不知衆位賢弟意下

如何三人聽了同聲道正當如此我等也是這等想只見徐慶道小弟告辭了盧方道三弟那裡去徐慶道小弟盜老五的骨殖去盧方連忙搖頭道三弟去不得韓彰道三弟太莽撞了就去也要大家商議明白當如何去法蔣平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將骨殖交付鍾雄鍾雄必是加意防守事情若不預料恐到了臨期有了疎虞反爲不美盧方點頭道四弟所論甚是當如何去法呢蔣平道大哥身體有些不爽可以不去叫二哥替你老去三哥心急性燥此事非冲鋒打仗可比莫若小弟替三哥去大哥在家也不寂寞就是我與二哥同去也有幫助大哥想想如何盧方道狠好就這樣罷徐慶聽了蔣平一眼也不言語只

見伴當拿了杯箸放下弟兄四人就坐盧方又問二位賢弟幾時起身蔣平道此事不必太忙後日起身也不爲遲商議已畢飲酒用飯不知他等如何盜骨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七回 愣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且說盧方自白玉堂亡後每日茶飯無心不過應個景兒而已不多時酒飯已畢四人閑坐盧方因一夜不曾合眼便有些困倦在一旁和衣而臥韓彰與蔣平二人計議如何盜取骨殖又張羅行李馬匹獨獨把個愣爺撇在一邊不做不保好生氣悶心內輾轉道同是結義弟兄如何他們去得我就去不得呢難道他們盡弟兄的情長單不許我盡點心麽豈有此理我看他們商量的得意實實令人

可氣姑起身來出了房屋便奔展爺的單間而來剛然進屋見展爺方纔甦醒在那裡抹臉他也不管事之輕重撲翻身跪倒道嗳呀展大哥呀委屈煞小弟了求你老幫扶幫扶吓說罷痛哭倒把展爺唬了一跳連忙拉起他道三弟這是為何有話起來說徐慶更會撒潑一壁抽着一壁說道大哥你老若應了幫扶小弟小弟方纔起來你老若不應小弟就死在這裡了展爺道是了劣兄幫扶你就是了三弟快些起來請徐慶又磕了一個頭道大哥應了再無翻悔方立起身來拭去淚痕坐下道小弟非為別事求大哥同小弟到五峰嶺走走展爺道到底為着何事徐慶便將盧方要盜白玉堂的骨殖說了一遍他們三個怎麼

眾人說我不當人，都說我不好。我如今偏要賭賭這口氣。沒奈何，求大哥背扶小弟走走。展爺聽了，暗暗思忖道：原來為這此事。我想蔣四弟是個極其精細之人，必有一番見解。而且盜骨是極機之事，似他這鹵莽性烈，如何使得呢？若要不去，已然應了他，又不好意思；而且為此事屈體下禮，說不得了，好歹只得同他走走。便問道：三弟幾時起身？徐慶道：就在今晚。展爺道：如何恁般忙呢？徐慶道：大哥不曉得，我二哥與四弟定於後日起身。我既要賭這口氣，須早兩天，及至他們到時，咱們功已成了，那時方出這口惡氣。還有一宗，大哥千萬不可叫二哥四弟知道。晚間我與大哥悄悄的一溜兒急急趕向前去方妙。展爺無奈何，只

得應了徐慶立起身來道小弟還到那邊照應去大哥暗
暗收什行李器械馬匹起身以前在衙門後墻專等展爺
點頭徐慶去後展爺又好笑又後悔笑是笑他粗鹵悔是
不該應他事已如此無可如何只得叫過伴當來將此事
悄悄告訴他叫他收什行李馬匹又取過筆硯來寫了兩
對字兒戳好然後到按院那裡看了一番又同衆人吃過
了晚飯看天已昏黑便轉回屋中問伴當道行李馬匹俱
有了伴當道方纔跟徐爺伴當來了說他家爺在衙門後
頭等着呢將爺的行李馬匹也攏在一處了展爺點了點
頭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個字柬來道此柬是給公孫老爺
的此柬是給將四爺的你在此屋等着候初更之後再將

此字送去就交與跟爺們的從人不必面遞交代明白急
急趕赴前去我們在途中慢慢等你這是怕他們追趕之
意省得徐三爺抱怨於我伴當一一答應展爺卻從從容
容出了衙門來至後墻果見徐慶與伴當拉着馬匹在那
裡張望上前見了徐慶問道跟大哥的人呢展爺道我叫
他隨後來惟恐同行叫人犯疑徐慶道很好小弟還忘了
一事大哥只管同我的伴當慢慢前行小弟去去就來說
罷回身去了且說跟展爺的伴當在屋內候至起更方將
字柬送去蔣爺的伴當接過字柬來到屋內一看只見盧
方仍是和衣而卧華彰在那裡吃茶卻不見四爺蔣平只
得悄悄問同伴人說在公孫先生那裡伴當即來至公孫

簽屋內見公孫策拿着字柬正在那裡講論道展大哥囑
咐小心好細詳察此論甚是然而不肯跟隨徐三弟同去
蔣平道這必是我三哥寃着展大哥去的剛說着又見自
巳的伴當前來便問道甚麼事伴當道方纔跟展老爺
的人給老爺送了個字柬來說罷呈上蔣爺接來打開看
畢笑道如何我說是我三哥寃着展大哥去的果然不錯
即將字柬遞與公孫策公孫策從頭至尾看去上面寫着
徐慶跪求央及劣兄斷難推辭只得暫時隨去賢弟見字
務於明日急速就道公同幫助千萬不要追趕惟恐識破
了三弟面上不好看云云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明日二位
再要起身豈不剩了盧大哥一人內 如何照應呢蔣平

道小弟同去與大哥二哥商量既是展大哥與三哥先行明日小弟一人足以彀了留下二哥如何公孫策道甚好甚好正說間只見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張張進來道公孫老爺不好了方纔徐老爺到了班房吩咐道你等歇息偺要與姓鄧的說句機密話獨留小人伺候徐老爺進屋尚未坐穩就叫小人看茶去誰知小人烹了茶來只見屋內一漆黑急急喚人掌燈看時哎呀老爺呀只見鄧車仰卧在牀上昏迷不醒滿牀血漬原來鄧車的雙睛被徐老爺剜了去了現時不知鄧車的生死特來回稟二位老爺知道公孫策與蔣平二人聽了驚駭非常急叫從人掌燈來至外面班房看時多少差役將鄧車扶起已然甦醒過來大

罵徐慶不止公孫策見此慘然形景不忍注目蔣平吩咐差役好生服侍將養便同公孫策轉身來見盧方說了詳細不勝駭然大家計議了一夜至次日天明只見門上的進來拿着稟帖遞與公孫先生一看歡喜道好好好快請快請原來是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自從解押金面神藍驍賽方朔方貂之後同到茉花村本欲約會了兆蘭同赴襄陽無奈丁母欠安只得在家侍奉俟丁母老太太痊愈之後北俠就告辭丁家弟兄苦苦相留北俠也是無事之人權且住下後來丁母痊愈雙俠商議老母是有了年歲之人為人子者不可遠離膝下又恐北俠踽踽涼涼一人上襄陽不好意思而且因老母染病晨昏問安就擱了

多少日期左右為難只得仍叫丁二爺隨着北俠同赴襄陽留下丁大爺在家奉親又可以照料家務因此北俠與丁二爺起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到襄陽太守衙門可巧門上正是金福祿上前恭見急急回稟了老爺金輝立刻請至書房暫爲少待此時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來彼此相見快樂非常不多時金太守更衣出來北俠與丁二官人要以官長見禮金公那裡肯受口口聲聲以恩公呼之大家謙讓多時仍是以賓客相待左右獻茶已畢寒溫敘過便提起按院衙門近來事體如何黑妖狐智化連聲歎氣道一言難盡好叫仁兄賢弟得知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北俠聽了好生詫異丁二爺不勝驚駭同聲說道竟

有這等事請道其詳智化便將訪探冲霄樓說起如何遇見白玉堂將也勸同從來又聽得按院失去印言想求白五弟就因此事拚了性命悞落在銅網陣中傾生喪命滔滔不斷說了一遍北俠與丁二爺聽畢不由的俱各落淚歎息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原是聲應氣求的弟兄焉有不傷心的道理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門耽擱便約會了智化急急趕至按院衙門而來早見公孫策在前盧方等隨在後面彼此相見雖未與盧方道惱見他眼圈兒紅紅的面龐兒比先前瘦了好些大家未免欷歔一番獨有丁兆蕙拉着盧方的手由不得淚如雨下想起當初陷空島與茉花村不過隔着蘆花蕩彼此義氣相投何等的親密

想不到五弟卻在襄陽喪命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時竟自如此壽夭尤爲可傷二人哭泣多時還虧了智化用言語勸慰北俠亦攔住丁二爺道二弟慮大哥全仗你我開導解勸你如何反招大哥傷起心來呢說罷大家來至盧方的屋內就坐獻茶北俠等三人又問候顏大人的起居公孫策將顏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三人方知大人也是爲念五弟欠安不勝浩嘆智化便問衙門近來事體如何公孫策將已往之事一一敘說漸漸說到拿住鄧車將平又接言道不想從此又生出事來丁二爺問道又有何事蔣平便將要盜五弟的骨殖誰知俺三哥暗求展大哥幫助昨晚已然起身起身也罷了臨走時俺三哥又把

鄧車二目剜去北俠聽了皺眉道這是何意智化道三哥不能報仇暫且拿鄧車出氣鄧車也就冤的狠了丁二爺道若論鄧車的行爲害天傷理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冤公孫策道只是展大哥與徐三弟此去小弟好生放心不下蔣平道如今歐陽兄智大哥丁二弟俱各來了妥當的狠明日我等一同起身衙中留下我二哥服侍大哥照應內外小弟仍是爲盜王爺骨殖之事歐陽兄三位另有一宗緊要之事智化問道還有甚麼事蔣平道只因前次拿獲鄧車之時公孫先生與展大哥探訪明白原來襄陽王所仗者飛叉太保鍾雄若能收伏此人則襄陽不難破矣如今就將此事託付三位弟兄不知肯應否智化丁兆蕙同

聲說道旣來者則安之四兄不必問我等應與不應到了那裡看勢做事就是了何能預爲定准公孫先生在旁稱讚道是極是極說話間酒席早已排開大家畧爲謙遜郎便入席却是歐陽春的首坐其次智化丁兆蕙又其次公孫策盧方下首是韓彰蔣平七位爺把酒談心不必細表到了次日北俠等四人別了公孫策與盧韓二人四人在路行程偏偏的蔣平肚泄起來先前還可扎挣到後來連連泄了幾次覺得精神倦怠身體勞乏北俠道四弟旣有貴恙莫若找個寓所暫爲歇息明日再作道理有何不可呢蔣平道不要如此你三位有要緊之事如何因我一人就擱小弟想起來了有個去處頗可爲聚會之所離洞庭

湖不遠有個陳起望莊上有郎舅二人一人姓陸名彬一人姓魯名英頗尙俠義三位到了那裡只要提出小弟他二人再無不掃榻相迎之理咱們就在那裡相會罷說着攏眉攢目又要肚泄起來北俠等三人見此光景只得依從蔣平又叫伴當隨去沿途好生服侍不可怠慢伴當連連答應跟隨去了蔣爺這裡左一次右一次泄個不了看看的天色晚了心內好生着急只得勉强認蹬上了坐騎往前進發心急嫌馬慢又不敢極力的催他恐自已氣力不加乘控不住只得緩轡而行此時天已昏黑滿天星斗好容易來至一個村莊見一家籬墻之上高高挑出一個白紙燈籠及至到了門前又見柴門之旁挂着個小小旅

誰知是村莊小店滿心歡喜猶如到了家裡一般連忙下馬高聲喚道裡面有人麼只聽裡面頭巍巍的聲音答應不知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且說蔣平聽得裡面問道甚麼人敢則是投店的麼蔣平道正是又聽裡面答道少待不多時燈光顯露將柴扉開放道客官請進蔣平道我還有鞍馬在此店主人道客官自已拉進來罷婆子不知尊騎的毛病恐有失閃蔣平道纔留神一看原來是個店媽媽只得自已拉進了柴扉見是正房三間西廂房兩間除此並無別的房屋蔣平問道我道牲口在那裡喂呢婆子道我這裡原是村莊小店並

無槽頭馬棚那邊有個礓子就在那礓台見上就可以喂了蔣平道也到罷了只是我這牲口就在露天地裡了好在夜間還不甚涼尙可以將就說罷將坐騎拴在礓台子樁柱上前蹬扣好打去嚼子打去後鞦把皮韂攏起用稍繩細好然後解了肚帶輕輕將鞍子揭下屉却不動恐鞍心有汗此時店婆已將上房撣掃安放燈燭蔣爺抱着鞍子到了上房放在門後抬頭一看却是兩明一暗掀起舊布單簾來至暗間從腰間解下包裹連馬鞭子俱放在桌子上面撣了撣身上灰塵只聽店媽媽道客官是先淨面後吃茶是先吃茶後淨面呢蔣平這纔把店媽媽細看却有五旬年紀甚是乾淨利便答應臉也不淨茶也不吃請

問媽媽貴姓店婆道婆子姓甘請問客官尊姓蔣翁道我姓蔣請問此處是何地名甘婆子道此處名叫神樹崗蔣爺道離陳起望尚有多遠婆子道陳起望在正西此處却是西北從此算起要到陳起望足有四五十里之遙客官敢則是走差了路了蔣爺道只因身體欠爽又在昏黑之際不料把道路走錯了請問媽媽你這裡可有酒麼甘婆子道酒是有的就只得村醪並無上樣名酒蔣爺道村醪也好你與我熱熱的煖一角來甘婆子答應回身去了多時果然煖了一壺來傾在碗內蔣爺因肚饑口燥那管好歹端起來一飲而盡真真是溝裡翻船想蔣平何等人物何等精明一生所作何事不想他在媽媽店竟會上了一

大當可見爲人甚高是膽大不得的此酒入腹之後覺得頭眩目轉兩平說聲不好尚未說出口身體一恍咕咚栽倒塵埃甘婆子笑道我看他身村瘦弱是個不禁酒的果然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裹一摸笑容可掬正在歡喜忽聽外面叫門道裡面有人麼這一叫不由的心裡一動暗道忙中有錯方纔既住這個客官就該將門前燈籠挑了一時忘記所以又有上門的買賣來了既來了再沒有往外推之理且喜還有兩間廂房莫若讓到那屋裡去心裡如此想口內那應道來了來了執了燈籠來開柴扉一看却是主僕二人只聽那僕人問道此間可是村店麼甘婆道是便是那是鄉村小店惟恐客官不甚合心再者並無

上房止有廂房兩間不知可肯將就麼又聽那相公道既有兩間房屋足以彀了何必務要正房呢甘婆道客官說的是如此請進來罷主僕二人剛然進來甘婆子又出去將那白紙燈籠繫下來然後關了柴扉就往廂房導引忽聽僕人說道店媽媽你方纔說沒有上房那不是上房麼甘婆子道客官不知這方並無店東主人就是婆子帶着女兒過活這上房是婆子住家止于廂房住客所以方纔說過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這婆子隨機應變對答的一些兒馬脚不露這主僕那裡知道上房之內現將迷到一個呢說話間來至廂房婆子將燈對上這主僕看了看倒也罷了乾乾淨淨可以住得那僕人將包裹放下這相

公却用大袖揮去灰塵甘婆子見相公形容俏麗肌膚凝脂嫵媚之甚便問道相公用甚麼老早吩咐相公尚未答言僕人道你這裡有甚麼只管做來不必問甘婆道可用酒麼相公道酒倒罷了僕人道如有好酒拿些來也可以使得甘婆聽了笑了笑轉身出來執着燈籠進了上房將桌子上包裹拿起出了上房却進了東邊角門原來角門以內仍是正房廂房以及耳房共有數間只聽屋內有人問母親前面又是何人來了婆子道我兒休問且將這包裹收起快快收拾飯食又有主僕二人到了老娘看這兩個也是雛兒少時將酒預備下就是了忽聽女子道母親方纔的言語難道就忘了麼甘婆子道我的兒可為娘的

如何忘了呢原說過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偏他主僕又找上門來叫爲娘的如何推出去呢說不得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好孩子你幫着爲娘的再把這買賣做成了從此後爲娘的再也不幹這營生了可是你說的則傷天害理做甚麽好孩子快着些兒罷爲娘的安放小菜去說着話又出去了原來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名叫玉蘭不但女工針黹出衆而且有一身好武藝年紀已有二旬尚未受聘只因甘婆作事暗昧玉蘭每每規諫甘婆也有些回轉就是方纔取酒藥蔣平時也央及了個再三說過就做這一次不想又有主僕二人前來玉蘭無奈何將菜蔬做妥甘婆往來搬運又稱讚這相公極其俊美玉蘭

心下躊躇後來甘婆拿了酒去玉蘭就在後面跟來在窗外偷看見這相公面如傅粉白而生光唇似塗硃紅而帶潤惟有雙眉緊蹙二目含悲長吁短嘆似有無限的愁煩玉蘭暗道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必是貴家公子再看那僕人坐在橫頭粗眉大眼雖則醜陋却也有一番嬌媚之態只聽說道相公早間打尖也不曾吃些甚麼此時這些菜蔬雖則清淡却甚精美相公何不少用些呢又聽相公嚦嚦鶯聲說道酒餚雖美無奈我吃不下咽說罷又長歎了一聲忽聽甘婆道相公既懶進飲食何不少用些煖酒開開胃口管保就想吃東西了玉蘭聽至此不由的發恨道人家愁到這步田地還要將酒害人我母親太狠心了

忿忿回轉房中去了不多時忽聽甘婆從外角門過來拿着包裹笑嘻嘻的道我的兒吓活該我母女要發財了這包裹比方纔那包裹尤覺沉重快快收起來幫着爲娘的打發他們上路口內說着眼兒却把玉蘭一看只見玉蘭面向裡背朝外也不答言也不接包裹甘婆連忙將包裹放下趕過來將玉蘭一拉道我的兒你又怎麼了誰知玉蘭已然哭的淚人兒一般婆子見了這一驚非小道哎呀我的肉兒心兒你哭的爲何快快說與爲娘的知道不是心裡又不自在了說罷又用巾帕與玉蘭拭淚玉蘭將婆子的手一推悲切切的道誰不自在了呢婆子道既如此爲何啼哭呢玉蘭方說道孩兒想爹爹留下的家業够哨

們娘兒兩個過的了毋親務要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做甚麼况且爹爹在日還有三不取僧道不取囚犯不取急難之人不取如今毋親一槩不分只以財帛爲重儻若事發如何是好叫孩兒怎不傷心呢說罷復又哭了婆子道我的兒原來爲此你不知道爲娘的也有一番苦心想你爹爹留下家業這幾年閒坐吃山空已然消耗了一半再過一二年也就難以度日了再者你也不小了將來贈嫁粧奩那不用錢呢何况我若大年紀也不弄下個棺材本兒麼玉蘭道媽媽也是多慮有說有的話沒說沒的話似這樣損人利已斷難永享而且人命關天的如何使得婆子道爲娘的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好孩子你幇了

媽媽去玉蘭道母親休要多言孩兒就知恪遵父命那相公是急難之人這樣財帛是斷取不得的甘婆聽了犯想道鬧了半天敢則是爲相公可見他人大心大了便問道我兒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難之人呢玉蘭道實對媽媽說知方纔孩兒已然悄到窻下看了見他愁容滿面飲食不進他是有急難之事的孩兒實實不忍害他孩兒問母親將來倚靠何人甘婆道噯喲爲娘的又無多餘兒女就只生養了你一個自然靠着你了難道叫娘靠着別人不成麼玉蘭道雖然不靠別人難道就忘了半子之勞麼一句話提醒了甘婆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呀我正愁女兒沒有人家如今這相公生的十分美俊正可與女兒匹配

我何不把他做個養老女婿又完了女兒終身大事我也有個倚靠豈不美哉可見利令智昏只顧貪財却忘了正事便嘻嘻笑道斷了女兒提撥我險些兒錯了機會如此說來快快把他救醒待爲娘的與他慢慢商酌只是不好啟齒玉蘭道這也不難莫若將上房的窨酉也救醒了只認做合他戲耍就煩那人替說也免得母親礙口豈不兩全其美麽甘婆哈哈笑道還是女兒有算計快些走罷天已三鼓了玉蘭道母親還得將包裹拿着先還了他們不然他們醒來時不見了包裹那不是有意圖謀了麽甘婆道正是正是便將兩個包裹抱着執了燈籠玉蘭提了涼水母女二人出了角門來至前院先奔西廂房將包裹放

下見相公伏几而臥却是飲的酒些之故甘婆上前輕輕扶起玉蘭端過水來慢慢灌下那將相公着實的清了一番滿心歡喜然後見僕人已然卧倒在地也將涼水灌下甘婆依然執燈籠又提了包裹玉蘭拿着涼水將燈剔亮了臨出門時還回頭望了一望見相公已然動轉連忙奔到上房將蔣平也灌了涼水玉蘭歡歡喜喜回轉後面去了且說蔣平飲的藥酒工夫大了已然發散又加灌了涼水登時甦醒拿手伸腿揉了揉眼睜開一看見自巳躺在地下再看桌上燈光明亮旁邊坐着個甘媽媽嘻嘻的笑蔣平猛然省悟說不道好呵你這婆子不是好人竟敢在俺跟前弄懸虛也就好大膽呢婆子噗哧的一聲笑道

你既入好沒良心饒把你救活了你反來嗔我請問你既知懸虛爲何入了圈套呢你且坐了待我細細告訴你老身的丈夫名喚甘豹去世已三年了膝下無兒只生一女蔣平道且住你提甘豹可是金頭太歲甘豹麽甘婆道正是蔣平連忙站起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嫂嫂失敬了甘婆道客官爲何如此相稱請道其詳蔣平道小弟翻江鼠蔣平甘大哥曾在徽莊盤桓過數日後來又與白面判官柳青劫掠生辰黄金用的就是蒙漢藥酒他說還有五鼓雞鳴斷飛香皆是甘大哥的傳授不想大哥竟自仙逝有失弔唁甚是抱歉說罷又打一躬甘婆連忙福了一福道慚愧慚愧原來是蔣叔叔到了恕嫂嫂無知休要見怪亡夫

在日曾說過陷空島的五義實實令人稱讚不盡方纔叔叔提的那青他是亡夫的徒弟自從亡夫去世多虧他殯殮發送如今還時常的資助銀兩蔣平道方纔提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姪女有多大了甘婆道今年十九歲名喚玉蘭蔣平道可有婆家沒有甘婆道並無婆家嫂嫂意欲求叔叔做個媒妁不知可肯否蔣平道但不知要許何等樣人家甘婆道好叫叔叔得知遠在天涯近在咫尺就將投宿主僕已然迷倒是女兒不依勸我救醒看這相公甚是俊美女兒年紀相仿嫂嫂不好啟齒求叔叔做個保山如何蔣平道好吓若不虧姪女勸阻大約我等性命休矣如今看着姪女的分上且去說說看但只一件小弟自進門

來蒙嫂嫂賜了一杯悶酒到了此時也覺餓了可還有甚麽吃的沒有呢甘婆道有有有待我給你收什飲食去蔣平道且方纔說的事成與不成事在兩可好歹別因不成了娘嫂又把那法子使出來了那可不是頑的甘婆哈哈笑道豈有此理叔叔只管放心罷甘婆子上後面收什飯去了不知親事說成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且說甘婆去後誰知他二人只顧在上房說話早被廂房內主僕二人聽了去了又是歡喜又是愁煩歡喜的是認得蔣平愁煩的是機關洩露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鳳仙秋葵姊妹兩個女扮男妝來至此處自從沙龍沙員外

拿住金面神藍驍後來起解了也就無事了每日與孟傑
熊赤史雲錚遊田射獵甚是清閒一日本縣令尹忽然來
拜聲言爲訪賢而來襄陽王特請沙龍做個領袖習師鄉
勇操演軍務沙員外以爲也是好事只得應允到了縣內
令尹待爲上賓優隆至甚隔三日設一小宴十日必是一
大宴慢說是沙員外自以爲得意連孟傑焦赤俱是望之
垂涎眞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知這令尹是個極其奸猾
的小人皆因襄陽王知道沙龍本領高强情願破萬兩黃
金拿獲沙龍與藍驍報仇偏偏的遇見了這貪婪的贓官
他道拿沙龍不難只要金銀湊手包管事成奸王果然如
數交割他便設計將沙龍誆上圈套這日正是大宴之期

他又暗設牢籠以慇懃勸酒爲題你來敬三杯我來敬三杯不多的工夫把個沙龍喝的酩酊大醉步履皆難便叫伴當回去說你家員外多吃了幾杯就在本縣堂齋安歇明日還要操演軍務又賞了伴當幾兩銀子伴當歡歡喜喜回去就是焦孟二人也皆以爲常全不在意他却暗暗將沙龍交付來人連夜押解襄陽去了後來孟焦二人見沙龍許多日期不見回來便着史雲前去探望幾次不見信息好生設疑一時惹惱了焦赤性兒便帶了史雲獵戶人等闖至公堂厮鬧誰知入人皆知那宰因親老告假還鄉已於三日前起了身了又問沙龍時早已解到襄陽去了焦赤聽了急得兩手扎煞毫無主意纔要鬧正頭鄉紫

已走別人全不曉事的只得急急回莊將此情節告訴孟傑孟傑也是暴跳如雷登時傳揚裡面皆知鳳仙秋葵姊妹哭個不了幸虧鳳仙有主意先將孟傑焦赤二人安置恐他二人粗鹵生出別的事來便對二人說道二位叔父不要着急駿陽王既與我父作對他必暗暗差人到臥虎莊前來圖害此莊却是要緊的我父親既不在家全丈二位叔父支持說不得二位叔父操勞晝夜巡察務要加意的防範不可疎懈孟焦二人滿口應承止知晝夜保護此莊再也不生妄想了後來鳳仙却暗暗使得用之人到駿陽打聽幸喜駿陽王要沙龍是一條好漢有意收伏不肯加害惟有囚禁而已差人回來將此情節說了鳳仙姊妹

心內稍覺安慰復又思忖道襄陽王作事這等機密大約歐陽伯父與智叔父未必盡知其詳莫若我與妹子親往襄陽走走儻能見了歐陽伯父與智叔父那時大家商議答救父親便了主意已定暗暗與秋葵商議秋葵更是樂從便說道很好咱們把正事辦完了順便到太守衙門再看看牡丹姐姐我還要與乾娘請請安呢鳳仙道只要到了那裡那就好說了但咱如何走法呢秋葵道這有何難呢姐姐扮作相公充作姐夫就算艾虎待妹妹扮作個僕人跟着你豈不妥當麼鳳仙道好是好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秋葵道這有甚麼呢為救父親受些屈也是應當的何况是逢場作戲呢二人商議明白便請了孟傑二位一

五一十俱各說明託他二人好好保守莊園又派史雲飛急趕到裴花村惟恐歐陽伯父還在那裡倘未起身約在襄陽會齊諸事分派停妥他二人改扮起來也不乘馬惟恐犯人疑忌彷彿是閑遊一般虧得姐妹二人雖是女流却是在山中行圍射獵慣的不至于鞋弓襪小寸步難挪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天恰恰行路遲了在媽媽店內雖被甘婆用藥酒迷倒多虧玉蘭勸阻着救且說鳳仙飲水之後片刻甦醒睜眼看時見燈光明亮桌上菜蔬猶存包裹照舊自已納悶道我喝了兩三日酒如何就喝醉了不成正在思索只見秋葵張牙欠口翻身起來道姐姐我如何醉倒了呢鳳仙擺手道你滿口說的是甚麼秋葵方纔

省悟手把嘴一握悄悄道幸虧沒人鳳仙將頭一點秋葵湊至跟前鳳仙低低言道我醉的有些奇怪別是這酒有甚麽緣故罷秋葵道不錯如此說來這不是賊店麽鳳仙道你聽上房有人說話咱們悄悄地聽了再做道理因此姊妹二人來至牕下將蔣平與甘婆說的話聽了個不亦樂乎急急回轉廂房又是歡喜又是愁煩忽聽牕外脚步聲響是蔣爺與馬添草料弄了碗白兒去了鳳仙道俟蔣叔父回來便喚住卽邀請進秋葵卽倚門而待少時蔣平添草回來便說道蔣叔請進內屋坐只這一句把個蔣平唬了一跳只得進屋又見一個後生迎頭拜揖道姪兒艾虎拜見蔣爺借燈光一看雖不是艾虎却也面善更覺發起怔

來了秋葵在旁道他是鳳仙我是秋葵在道姪聞了艾虎的名兒來的蔣爺在臥虎溝住過俱是認得的不覺詫異道你二人如何來至此處呢說罷回身往外望一望鳳仙叫秋葵在門前站立如有人來咳嗽一聲方對蔣爺將父親被獲情節畧說梗槩未免的淚隨語下蔣平道你且不必啼哭姪女仍以艾虎爲名同我到上房就在明間坐下秋葵一同來到上房忽見甘婆從後面端了小菜杯箸來見蔣爺已將那廂房主僕讓至上屋明間知道爲提親一事便嘻嘻笑道怎麽叔叔在明間坐麽蔣爺道明間寬濶豁亮嫂嫂且將小菜放下過來見了這是我姪兒艾虎他乃紫髯伯的義兒黑妖狐的徒弟甘婆道呀眞是大水

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就是歐陽爺賀公子亡夫俱是好相識原來是他三位義兒高徒怪道這樣的英俊呢相公休要見怪恕我無知失敬了說罷福了一福鳳仙只得還了一揖連稱好說不敢秋葵過來將桌子幫着往前搭了一搭甘婆安放了小菜卻是兩分杯箸原來是蔣爺一分自己陪的一分如今見這相公過來轉身還要取去蔣爺說嫂嫂不用取了廂房中還有兩分拿過來豈不省事不過是嫂嫂將酒杯洗淨了就不妨事了甘婆瞅了蔣平一眼道多嘴討人嫌吓蔣平道嫂嫂嫌我多嘴回來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甘婆笑道好叔叔你說罷嫂嫂多嘴不是了笑着端菜去了這裡蔣爺悄悄的問了一

番不多時甘婆端了菜菓果餚擺了兩分杯箸俱各安放好了蔣爺道賢姪你這[illegible]管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甘婆道真個的又沒有外人何妨呢就在這裡打橫兒豈不省了一番事呢於是蔣平上坐鳳仙次坐甘婆主坐相陪秋葵在下首打橫甘婆先與蔣爺斟了酒然後挨次斟上自己也斟上一杯蔣平道這酒喝了大約沒有事了甘婆笑道你喝罷只怪人家說你多嘴你不信看嫂嫂喝個樣兒你看說着端起來吱的一聲就是半盃子蔣平笑道嫂嫂你不要唤急小弟情願奉陪又讓那主僕二人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鳳仙秋葵俱各喝了一口甘婆復又斟上這婆子一壁慇懃一壁注意在相公面上把個鳳仙倒臊

的不好意思了蔣平道嫂嫂我與艾虎姪兒相别已久還有許多言語細談一番嫂嫂不必拘泥有事請自尊便甘婆聽了心下明白順口說道旣是叔叔要與令姪攀話嫂嫂在此反倒攪亂清談我那裡還吩咐你姪女做的點心羮湯少時拿來外再烹上一壺新茶如何蔣平道狠好甘婆又向鳳仙道相公夜深了隨意用些酒飯休要作客老身不陪了鳳仙道媽媽請便明日再爲面謝甘婆道好說好說請坐罷秋葵送出屋門甘婆道管家讓你相公多少吃些不要餓壞了秋葵答應回身笑道這婆子竟有許多嘮叨蔣爺道你二人可知他的意思麽秋葵道不用細言我二人早已俱聽明白了鳳仙彎腰道悄言不要高聲蔣

平道既然聽明我也不必絮說姪女的意下如何姪鳳仙道但憑叔父作主蔣平道不是這等說此事總要姪女自己拿主意若論此女我知道的當初甘大哥在日我們時常盤桓提起此女來不但品貌出眾而且家傳的一口飛刀甚是了得原要與盧大哥攀親無奈盧珍姪兒歲數太小因此也就罷了如今他將此事諄諄的託我姪女若要是個男子到好說了似此我倒為了難了秋葵插言道依我說此事頗可做的人家三房四妾的多着呢我姐姐也不是爭大論小的人再者將來過門時多了一位新人難道艾虎哥哥還抱怨不成我樂得的多一個姐姐又熱鬧些說的蔣平鳳仙也笑了正在談論果然甘婆端了羹湯

點心來又是現煮的一壺新茶還問要甚麼不要蔣翁道足以彀了嫂嫂歇歇罷甘婆方轉身回到後面去了蔣翁又將此事斟酌了一番鳳仙也是願意因問蔣平因何到此蔣爺將往事說了一遍又言與姪女在此遇的狠巧明日同赴陳起望你歐陽伯父智叔父丁二叔父等俱在那裡大家商議搭救你父親便了鳳仙秋葵深深謝了真是事多話長整整說了一夜天光發曉甘婆早已出來張羅蔣平却與鳳仙商議明白俟到陳起望稟過歐陽春智化即來納聘甘婆聽見事成不勝欣喜又見蔣爺打開包裹取出了二十兩銀道大哥仙逝未能弔唁些須薄意聊以代楮甘婆不能推辭欣然受了鳳仙叫秋葵拿出白銀二

封道岳母將此銀收下做爲日用薪水之資以後千萬不要做此暗昧之事了一句話說的甘婆滿面通紅無言可答止于說道賢婿放心如此厚貺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權且存留就是了說罷就福了一福此時蔣平已將坐騎備妥連鳳仙的包裹俱各扣備停當拉出柴扉彼此叮嚀一番甘婆又指引路徑蔣平等謹記在心執手告別直奔陳起望的大路而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且說蔣平因他姊妹沒有坐騎只得拉着馬一同步行剛走了數里之遥究竟鳳仙柔弱已然香汗津津有些嬌喘吁吁秋葵却好依然行有餘力蔣平勸着鳳仙騎馬歇息

鳳仙也就不肯推辭纔過緣轎上馬緩轡而行蔣爺與秋葵慢慢隨後步履又走了數里之遙秋葵步下也覺慢了蔣爺是昨日泄了一天肚又熬了一夜未免也就報了扎逛汗了因此找了個荒村野店一壁打尖一壁歇息問了問陳起望尚有二十多里隨意吃了些飲食喂了坐騎歇息足了天將挂午復又起身仍是鳳仙騎馬及至到了陳起望日已西斜來到莊門便有莊丁問了備細連忙稟報只見陸彬魯英迎接出來見了蔣平彼此見禮魯英便問道此位何人蔣爺道不必問且到裡面自然明白於是大家進了莊門早見北俠等正在大廳的月台之上恭候丁二爺問道四哥如何此時纔來蔣爺道一言難盡北俠道

這後面是誰蔣爺道兄試認來只見智化失聲道嗳喲姪女兒為何如此裝束丁二爺又說道這後面的也不是僕人那不是秋葵姪女兒麼大家詫異陸魯二人更覺愕然蔣爺道且到廳上大家坐了好講進了廳房且不敘坐鳳仙就把父親被擄現在襄陽王那裡囚禁姪女等特特改裝來尋伯父叔父早早答救我的爹爹要緊說罷痛哭不止大家驚駭非常勸慰了一番陸彬急急到了後面告訴魯氏叫他預備簪環衣服又叫僕婦丫鬟將鳳仙姊妹請至後面梳洗更衣這裡眾人方問蔣爺如何此時方到蔣平笑道更有可笑事小弟却上了個大當大家問道又是甚麼事蔣爺便將媽媽店之事述說一番眾人聽了笑個

不了其中多有認得甘豹的聽說亡故了未免又嘆息一番蔣爺往左右一看問道展大哥與我三哥怎麼還沒到麼智化道並未曾來正說之間只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二人說是我衆位們的大家說道他二人如何此時方到呢快請莊丁轉身去不多時衆人纔要迎接誰知是跟展爺徐爺的伴當形色倉皇蔣爺見了就知不妥連忙問道你家爺爲何不來伴當道四爺不好了我家爺們被鍾雄拿了去了衆人問道如何會拿了去呢展爺的伴當道只因昨晚徐三爺要到五峰嶺去是我家爺攔之再三徐三爺不聽要一人單去無奈何我家爺跟隨去了却暗暗吩咐叫小人二人暗暗瞧望儻能將五爺骨殖盜出事內

萬幸如有失錯之事你二人收什馬匹行李急急奔陳起墊便了誰知到了那裡徐三爺不管高低便往上闖我家爺再也攔擋不住剛然到了五峯嶺上徐三爺往前一跑不防落在塹坑裡面是我家爺心中一急原要上前解救不料脚上一跐也就落下去了原來是梅花塹坑登時出來了多少僂兵用撓鉤套索將二位搭將上來立刻綑縛了衆僂兵聲言必有餘黨快些搜查我二人聽了急跑回寓所將行李馬匹收什收什急急來至此處衆位爺們早早設法搭救二位爺方好衆人聽了俱各没有主意智化道你二人且自歇息去罷二人退了下來此時廳上已然調下桌椅擺上酒飯大家入座一壁飲酒一壁計議智化

問陸彬道賢弟這洞庭水寨廣狹可有幾里陸彬道這水寨三軍山內方圓有五里之遥雖稱水寨其中又有旱寨可以屯積糧草似這九截松五峯嶺俱是水寨之外的去處智化又問道這水寨周圍可有甚麽防備呢陸彬道防備的甚是堅固每逢通衢之處俱有碗口粗細的大竹棚一座竹城此竹見水永無損壞縱有槍礮却也不怕倒是有純鋼利刃可削的折除無別法將平道如此說來丁二弟的寶劍却是用着了智化點了點頭道此事須要偷進水寨探個消息方好將平道小弟同丁二弟走走陸彬道丞遜行劣兄還要勞煩甚麽緣故呢因你二位地勢熟識陸彬道亞興行弟與魯二弟情願奉陪智化道好極就是二位賢弟不爽

當得當得回頭吩咐伴當預備小船一隻水手四名於二鼓起身伴當領命傳話去了蔣平又道還有一事沙員外又當怎麽樣呢智化道據我想來奸王囚禁沙大哥無非使他歸附之意決無毀害之心我明日寫封書信暗暗差人知會沈仲元叫他暗中照料俟有機緣得便救出也就完了事了大家計議已定飲酒吃飯已畢時已初鼓之半丁蔣曾陸四位收什停當別了衆人乘上小船水手搖槳蕩開水面竟奔竹城而來此時正在中秋淡雲籠月影映清波寂靜至甚越走越覺幽僻水面更覺寬了陸彬吩咐水手往前搖來到了竹城之下陸彬道住槳水手四面撐住陸彬道蔣四兄這外面水勢寬濶竹城以內劫甚狹隘

不遠即可到岸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曾英向丁二爺要過劍來斷着竹城揄開就劈只聽豁嚓一聲曾二爺連聲稱好劍好劍好劍蔣爺看時但見大竹斜岔兒已然開了數根丁二爺道好是好但這一聲真是爆竹相似難道裡面就無人知覺麼陸彬笑道放心放心此處極其幽僻的所在裡面之人輕容易不得到此的蔣平道此竹雖然砍開只是如何拆法呢曾二爺道何用拆呢待小弟來過去伸手將大竹撚住往上一挺一挺上面的竹稍兒就比別的竹稍兒高有三尺底下却露出一個大洞來曾英道四兄請看如何蔣平道雖則開了便門只是上下斜尖鋒芒有些不好過又恐要過時再落下一根來扎上一下也就不

輕呢陸彬道不妨事此竹落不下來竹稍之上有竹枝彼此纏繞是再也不能動的寶對四兄說我們漁戶往往要進內偷魚就用此法是萬無一失的蔣爺聽了急急穿了水靠又將丁二爺的寶劍掖在背後說聲失陪了一伏身嗖的一聲只見那邊噗嗵的一響就是一個猛子不用頃氣便抬起頭來一看已然離岸不遠果然水面窄狹急忙奔到岸上順堤行去只見那邊隱隱有個燈光忽忽悠悠而來蔣爺急急奔至樹林躍身上樹坐在槎枒之上往下觀瞧可巧那燈也從此條路經過却是兩個人一個道咱們且商量商量剛纔回了大王叫咱們把那黑小子帶了去你想想他那個樣子咱們服侍的住嗎告訴你說我先

不了賀見那一個道你站站別推乾淨吓你要不了賀見誰又了賀見呢就是回不是你要回的嗎怎麼如今叫帶了去你就不管了呢這是甚麼話呢這一個道我原想着他要酒要菜鬧的不像回大王或着賞下些酒菜來咱們也可以潤潤喉抹抹嘴頭子不想要帶了去要收什早知叫帶了去我也就不回了那人道我不管你既回了你就帶了去我全不管這一個道好兄弟你別着急我到有個主意你得幫着我說見了黑小子咱們就說替他回了可巧大王正在吃酒聽說他要喝酒甚是歡喜立刻請他去要與他較較酒量他聽見這話包管歡歡喜喜跟着咱們走只要誆到水寨咱們把差事交代了管他是怎麼着

呢你想好不好那人道這到使得咱們快着去罷二人竟奔旱寨去了蔣爺見他們去遠方從樹上下來暗暗跟在後面見路旁有一塊頑石頗可藏身便隱住身體等候不多時見燈光閃爍而來蔣爺從背後抽出劍來側身而立見燈光剛到跟前只將腳一伸打燈籠的不防栽倒在地蔣爺回手一劍已然斬訖後面那人還說大哥走的好好的怎麽躺下了話未說完鋼鋒已到也就嗚呼哀哉了此時徐慶却認出是四爺蔣平連聲喚道四弟四弟蔣爺見徐爺頸靠加身急急用劍砍斷徐慶道展大哥現在水寨我與四弟救他去蔣平聞聽心內輾轉暗道水寨現有鍾雄如何能彀救的出來若說不去救知道徐爺的脾氣他

是決意不肯一人出去的何况又是他請來的呢只得扯謊道展大哥已然救出先往陳起望去了還是聽見展大哥說三哥押在皁棗所以小弟特特前來徐慶道你我從何處出去蔣爺道三哥隨我來他仍然繞到河堤可巧那邊有個小小的划子並且有個拘子是個打魚小船蔣爺道三哥少待他便跳下水去上了划子摇起棹子來至堤下叫徐慶坐好奔到竹洞之下先叫徐慶鑽出自己隨後也就出來却用脚將划子蹬開隨他且不開船只管仍將大竹一根一根按斜岔見對好收什已畢方纔開船回莊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了大家相見徐慶獨獨不見展熊飛便問道展大哥在那裡蔣爺已悄悄的告訴了二爺了

丁二爺見問即接口道因聽見沙員外之事急急回轉襄陽去了眞是粗魯之人好哄他聽了此話信以爲眞也就不往下問了到了次日智爺又囑陸魯二人派精細漁戶數名以打魚爲由前到湖中探聽這裡衆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鍾雄之計智化道怎麽能彀身臨其境將水寨內探訪明白方好行事似這等望風捕影實在難以預料如今且商量盜五弟的骨殖要緊正在議論只見數名漁戶回來禀道探得鍾雄那裡因不見了徐爺各處搜查方知殺死僂兵二名已知有人暗到湖中如今各處添兵防守並且將五峰嶺的僂兵俱各調回去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道如此說來盜取五弟的骨殖不難了便仍囑丁蔣魯陸

四位道今晚務將骨殖取回四人欣然願往智化又與北俠等商議備下靈旛祭禮俟取回骨殖大家公同祭奠一番以盡朋友之誼衆人見智化處事合宜無不樂從且說蔣丁陸魯四人到了晚間初鼓之後便上了船却不是昨日晚間去的徑路丁二爺道陸兄爲何又往南去呢陸彬道丁二哥却又不知小弟原說過這九截松五峯嶺原不在水寨之內昨日偷進水寨故從那裡去今晚要上五峯嶺須向這邊來再者他雖然將嘍兵撤去那梅花塹坑必是依然埋伏咱們與其涉險莫若繞遠俗語說的好寧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小弟意欲從五峯嶺的山後上去大約再無妨礙丁蔣二人聽了深爲佩服一時來至五峯嶺

而後四位爺棄舟登岸陸彬吩咐水手留下兩名看守船隻叫那兩名水手扛了鍬鋤後面跟隨大家攀籐附葛來至山頭原來此山有五個峯頭左右二邊兩個俱各矮小獨獨這個山頭高而大趁着這月朗星稀站在峰頭往對面一看恰對着青簇簇翠森森的九株松樹丁三爺道怪道喚做九截松五峯嶺眞是天然生成的佳景蔣平到了此時也不顧細看景致且向地甚尋找埋玉堂之所繞下了峻嶺走未數步已然看見一座荒坵高出地上蔣平由不得痛澈肺腑淚如雨下却又不敢放聲惟有悲泣而已陸魯二人便吩咐水手動手片刻工夫已然露出一個磁罈蔣平却親身扶出土來丁二爺即叫水手小心運至船

上纔待轉身却見一人在那邊啼哭不知此人是誰且聽
下回分解